

往事风流

——张波小说散文自选集



作家出版社

本书为2008年东莞市文艺工作者个人出书资助项目

往事风流

张波小说散文自选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风流/张波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8

(红树林文丛. 第 12 辑/杨罡主编)

ISBN 978 - 7 - 5063 - 4067 - 0

I. 往… II. 张… III. 小说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670 号

往事风流

主 编: 杨 罡

作 者: 张 波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凤凰树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字数: 168 千

印张: 7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67 - 0

总定价: 138.00 元 (全五册 本册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小 说

红雪.....	3
冰凌花	18
往事风流	34
虞美人	73
花儿绽放	87
女人熟了.....	101
坐台小姐.....	109
苦菜花.....	117
潇.....	124
夫妻小别.....	128
滋味.....	131
刘小手.....	135
暗算.....	138
又是秋天.....	142
恍然如梦.....	146

雅兰这一天·····	153
抉择·····	155
好色·····	163

散 文

万籁俱静与金声玉振·····	17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72
元宵节是我的生日·····	174
寻找情人·····	176
母亲,儿子很想您·····	178
送给你——白玫瑰·····	181
雨,打在车窗上·····	183
雁鸣湖写意·····	184
冷暖人生·····	186
广东人比较东北人·····	188
门前的香火·····	190
窗的区别·····	192
也谈“东莞特色”文学·····	194
小说、散文如何·····	196
岁月“忽悠”录·····	197
后记·····	211



红 雪

昏黄的亏月高悬中天，启明星在东边挂有雪淞的松林尾梢上，一眨一眨十分明亮。

班长李仁走出地窝棚，在外面撒了一泡尿回来后，就急忙把王俊才和刘喜子叫了起来。这天正是一九三八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他们钻出温暖的被窝开始穿衣服，后来他们觉得有些棉袄棉裤过分破旧、肥大，或留有明显的子弹痕迹和火药气味，便和其他一些抗联战士的衣服乃至鞋帽进行了串换，目的是使自己装扮得更加老实厚道而不至于被鬼子怀疑。

曾当过八个月胡子，长得相当砬砬的王俊才穿衣服挑挑捡捡，这引起了李仁的反感。

李仁说：“差不多就得了，让你去领道，又不是去找老婆。”

王俊才咧了咧嘴没吱声。

他们俩往免裆裤腰里插“王八盒子”很费力，颠三倒四找不到恰当位置，因为这事弄不好被鬼子发觉就前功尽弃。

13岁的孤儿刘喜子没有枪，他背了一个用粗布绐了几个结的包袱。包袱鼓鼓囊囊里面放了不少苞米面饼子。

一切准备停当，他们仨来到陈翰章住的地窝棚里。

陈翰章卷了一只喇叭状的旱烟猛吸了几口：“这次任务挺艰巨。吉林那头的鬼子给驻敦化的福田讨伐队送一批给养过年，咱们要捉一个舌头问清日期好打伏击……所以，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李仁他们听罢郑重地点了点头。

拂晓时分，他们仨鱼贯走出地窝棚，奔到不远处一辆事先预备好的牛车跟前。李仁操起鞭子在空中一划，疲弱的黄牛身子一抖，便驾车迎着寒风上路了。有些抗联战士站在窝棚外露着白牙微笑着目送他们，他们仨同时回头望，然后扬起因穿得厚实而显笨拙的胳膊吃力地挥了挥，战士们看得模模糊糊。

他们赶着牛车从沙河沿东沟的密营，碾着“嘎吱、嘎吱”的白雪缓慢前行。

花了差不多六个小时才接近敦化城北城门，这时正午的阳光照在附近所有存在白雪的地方非常刺眼。

城门黑洞洞的，这种阴森的气氛主要是旁边站岗的鬼子造成的。李仁他们心里跳得厉害，但又不得不靠近。

他们的牛车磨磨蹭蹭往前晃悠。

李仁牵牛不住地喊着“得！得！”，快接近城门的时候，刘喜子穿在脚上的大靰鞡鞋和扣在头上的大狗皮帽子，引起了站在左侧的那个鬼子的注意。这个鬼子岁数挺大，他笑咪咪地招呼刘喜子，刘喜子吓得不知所措。李仁看他紧张，忙递给他一个眼色，意思是别害怕，快过去！

刘喜子怯生生地走到那个鬼子跟前，鬼子轻轻拍着他的头说些什么他们谁也听不懂。鬼子改用半生不熟的汉话问他们。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轻松骗过鬼子的盘查。其实进城不困难，困难的是出城。

王俊才领着他们来到裤裆街一个烤地瓜的摊子前停下牛车打尖。这肯定是王俊才的亲戚，因为王俊才管摊主叫二叔，摊主看

见他们突然出现惊骇不已。

“二叔，别害怕。俺们到城里来是……”

“快进里屋。”二叔显得慌张，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看。

“你们先进屋，我把牛拴上。”李仁说罢便往电线杆上拴牛，这当口儿，一小队鬼子踏着街上薄薄的肮脏积雪，相当威风地齐步走过。李仁呆呆地看着他们，只感到嗓子眼阵阵发紧。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出来啃地瓜。王俊才吃相很丑陋。大嘴迫不及待地吞咽，但由于地瓜太热，他不得不一边快节奏地咀嚼，一边又声响很大地把嘴里的东西尽快送进食管。王俊才这样啃地瓜引起了一个商人打扮的过路人的注意。那个像商人的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仁他们。王俊才的三角眼发现商人从长衫的右侧口袋里掏着什么，他嘴叼着半截地瓜。右手迅捷地伸到裤裆里摸到了“王八盒子”。商人留意王俊才的动作，但缺乏反应地把一些白色的金属币递给摊主。后来王俊才回忆商人一定是想到他捉虱子之类。

商人拿着七八个地瓜走了。

“妈的，把我吓够呛。”王俊才看着商人远去的背影嘟囔。

李仁吃完地瓜抹了抹嘴说：“进屋，咱们商量咋个捉法。”

他们进了里屋。

过小年的人们呆在暖和的家中吃年夜饭，街上行人不多。李仁他们这功夫到窑子街等候可以充当“舌头”的人。

他们站在那里很萎缩地把双手插在袖筒里取暖，棉手闷子在胸前晃荡，尤其是三人的嘴呼出的白气在空中颤抖，王俊才的胡子还结着晶莹的霜花。这情形着实可怜，也会引起怀疑。李仁摆摆手，于是他们若无其事地拉开距离开始沿着写有“仁丹”、画有半裸女人的墙壁，以及挂有东洋香烟招牌和或明或暗的妓院往前走。王俊才边走边四下撒目，李仁警告他说：“你是不是想蹲

日本人的笆篱子？”

王俊才嘿嘿两声还尴尬地做了个鬼脸。

冬日的太阳很早就落到西边去了。灰蒙蒙的天空染上一层金色的光晕时，李仁他们仍一无所获。有一段时间王俊才的洼抠脸上不耐烦地扭曲了一下，他嘴里嘀咕“妈了个巴子”，眼睛分明印证他失望的神情。

李仁走来劝慰一句：“别着急，呆会儿说不定碰上个大家伙。”

王俊才咂了咂嘴没吭声。

“喜子，冷吗？”李仁关切道。

“冷。”

“呆会儿咱们就走。”

刘喜子抬头望着李仁眼睛立即明亮起来。

他们在街上不停地走，刘喜子听着零星鞭炮在傍晚的天空上炸响特别兴奋。他再次仰望空中的时候，脚一滑摔了个仰八叉。他慢慢爬起来说了句：“我真想妈”，这时眼睛里已噙满泪花。

李仁判断一下时间又说：“看样子他们不会出来了。咱找个地方眯一觉吧？明个再说。”

王俊才领着他们就要拐向胡同口的时候，王俊才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也就是那家住着日本人的青砖院落，黑漆门“吱呀”一声闪出一个年轻女人来。

“班长，有情况。”

李仁他们顿时提高警惕放慢了脚步。刘喜子马上感到有一泡尿需要排泄，这是高度紧张的缘故。李仁、王俊才麻利地抽出“王八盒子”，这枪在少得可怜的光亮下仍泛着青冷的光。他们仨屏息静气守候这女人的到来。

女人走得很快，他们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围在女人脖子上的狐狸皮缝制成的围脖和穿在身上的貂皮大衣。

女人愈靠近，李仁愈体验到这个穿着华贵的女人带来的灼人夺目的凛然，这时他隐约觉出狐狸皮围脖贴在脸上的温柔感十分强烈。

“别动，我们是抗联的。”李仁声音压得很低。

“啊！啊！你们的？”女人惊叫。

“日本人。”刘喜子听出语言的差异惊呼道。吓得王俊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别吱声，俺们不祸害你。”李仁把日本女人连拉带扯地拖进胡同。

“你们想干什么！”日本女人惊魂未定本能地继续用日语诘问，纤细发颤的声音，使李仁他们的紧张有了些缓解。

“会说中国话吗？”李仁听不懂日语，他心里涌上一股烦躁、急迫甚至恐慌。

“班长，快走吧。”王俊才催促李仁。李仁打量了一下周围环境，这时夜幕降临的黑暗打消了他的忧虑。

“走。……去哪个城门？”李仁说。

“南城门。北城门不好出。”王俊才回答。

他们来到拴牛的二叔家，那只孤独的牛早已把一麻袋的谷草吃得干干净净，李仁解开缰绳匆匆告别王俊才的二叔就上路了。

他们坐在牛车上忽然发现日本女人的衣服很扎眼，王俊才把自己里头穿的一件皮袄脱下来披在日本女人的身上，日本女人的嘴被破布塞着发不出声音，但她还是不住地点头令李仁他们费解。他们路经一个杂食铺，李仁钻进去买来一瓶张家烧锅的老白干和二斤熟猪头肉。买这东西的主要目的是应付可能遇到的麻烦。

王俊才和刘喜子看见李仁拿出来的酒肉馋得直淌口水，当然，李仁也早已饥肠辘辘了。

到了南城门，李仁发现这里戒备松懈，大概日本兵还在营房

吃晚饭。城门两边只有两个伪警务科的警察，吊儿郎当地把枪抱在怀里倚着城墙打盹。

牛车轱辘碾雪的声响惊醒了其中的高个伪警，他警觉地瞅着影影绰绰的这帮人喊了起来：“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粗声粗气的吆喝，王俊才和刘喜子听着心惊胆颤。

“俺们是来城里给滕大麻子送年货的。大老远来，得早点回去呀。”李仁嗡声嗡气地回答。同时，他又小声对王俊才说：“你们别下车，见机行事。”

“放屁，这么晚了给他妈谁送年货？！”

这时那边那个眯觉的伪警也被吵闹声惊醒，他打了个哈欠，端着枪大大咧咧走过来：“吵吵啥呀？你们几个咋回事？”

“说是送年货。”高个伪警告诉那个伪警。

“检查！”那个伪警高声喊叫。

他们俩一前一后上上下下检查每个人，高个伪警绕到车后检查王俊才，另一个伪警检查到了日本女人。

“哟，还是个娘们。”

他像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一惊一咋。

“是我老婆。”李仁急中生智答道。

“小娘们挺俊的，咋不吱声呢？”这个伪警故意挑逗可把李仁吓坏了，他右手插到裤腰里摸那“王八盒子”。

“是个哑巴。”李仁很沉着。

“咋整个哑巴？”

高个伪警满脸狐疑，他立即过来搜李仁，他摸到了他的裤腰：“这是啥？”

“嘿嘿，老二呗。”

“扯蛋，哪有这么长的老二？”

“真的，不信我脱裤子给你看。”

“那你就给我脱！”

李仁脑子一下子变得凝滞，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能使高个伪警确信是这样一种东西，关键这事来得太突然。

“快脱呀！”高个伪警有意取笑李仁。

“这天太冷，要不……”

王俊才看李仁那样子都急出了汗，他猛丁醒悟过来，忙拿出酒瓶和熟猪肉说：“二位贤弟，这点玩意儿你们别嫌弃，今个儿过小年，算是犒劳你们的。”

说罢他晃晃酒瓶，那瓶子里液体撞击瓶壁发出清脆的声响，非常诱人。

高个伪警奔过来一把夺去酒瓶瞅瞅说：“别瞎摆话了。”

李仁走到正在搜查刘喜子的那个伪警跟前说：“俺们都是本份人，没啥歪门邪道。你也赶紧整两口吧。”

那个伪警瞪了李仁一眼，转身对高个说：“你看呢？”

恰在此时，日本女人猛然翻下车。沉闷的声音惊动了两个正要喝酒的伪警，这时的李仁和王俊才脸“唰”地变了色。

“咋的啦？”高个问。

机灵的刘喜子奶声奶气地答道：“没，没咋的。”

他跳下车一把按住日本女人，王俊才也随着跳下车和刘喜子一起，把日本女人抬了上来。王俊才还大声说：“二嫂，你看你咋不小心呢？摔坏了咋整。”

李仁凑到高个伪警跟前说：“这天嘎巴嘎巴的冷，再不走就冻坏了。”

高个瞅瞅那个伪警，那个伪警正撕咬猪肉，嘴里含含糊糊：“走吧走吧。”

“快走吧。”高个一扬手，其实他已经被酒牵制得直叭哒嘴，心里恨不得马上把这伙人赶走。

两个伪警意见统一了，李仁抓住机会说：“那俺们就过去啦？”

两个伪警没吭声，李仁赶起车往前走，牛车一半留在城里一半在城外时，李仁怕得要死，万一伪警改变了主意，这事情砸锅的后果不堪设想。

“班长，往南走再往东拐，走山路。”王俊才很熟悉这里的情况，他果断地说。

走了差不多十多华里，李仁让王俊才把塞在日本女人嘴里的破布拿了出来。

日本女人冷丁说了句中国话：“你们把我往哪带？”吓了李仁他们一跳。

“你会说中国话？”李仁惊喜地问。

日本女人在黑暗中回答：“会。”

她反问：“你们是抗联？”

“陈翰章的杆子。”王俊才一定是想起他当胡子时的情景，瞅日本女人表情相当复杂。

日本女人忽然哭起来，可以看见泪水挂在腮边的微微闪光。

日本女人絮絮叨叨讲了自己的身世，李仁他们听得静悄悄的，讲到有些地方很叫人怜悯，刘喜子的泪珠都差不多要滚落下来，他也许想起了不存在的妈妈。

这个日本女人叫高桥朋子，先是在黑石的日本开拓团，跟她母亲一起为关东军种水稻。她18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母女俩正在插秧，她妈妈忽然眼前一黑，倒在稻田里就再也没站起来……后来驻敦化的三岛次长（副县长）到此巡视，看中了她并把她强拉来当姘头受尽摧残。她说她是日本平民，真不愿意到中国来，她还说她家住在日本京都的农村，家乡什么地方都可爱……

“别叨咕啦！好好坐着。”李仁不知道到什么节骨眼上，他竟莫名其妙地吓住了她。高桥朋子大惑不解，她也斜李仁，眼睛在缺少光亮的夜晚里，白的部分特别明显。

他们无聊地往前走。

牛车经过一个不大的被雪覆盖的草甸子时出了问题。当时他们四个像麻袋包那样懵懵懂懂地被甩了下来，而且倒在雪地上的姿态很可笑。

李仁首先爬起来拍了拍后身上沾的雪，然后走到倾斜的牛车跟前，发现右边的车轮从车轴上掉了下去。这种原始的木制车辐套上铁圈的车轮，最怕跌进深沟。现在，固定车轮的销子已经折断，车轮无法再固定在车轴上，三个人看着这情形全傻眼了。

“这可咋整。”王俊才说。

“得找个铁丝啥的。”李仁琢磨道。

“上哪去整铁丝？”

刘喜子突然喊叫：“前边有个窝棚！”

三个人同时前望，隐隐地可以看见不远处的三角形黑色轮廓。

李仁瞅了一眼远远站着的高桥朋子说：“走，咱们过去修车边暖暖和和。”

他们把牛车抬出深沟。李仁赶着剩一只轮子的牛车，在奔向瓜棚的路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雪沟。

瓜棚挺宽敞，里面漏了一些雪，四周密封不好，遮挡不住寒风的侵袭，但今夜没有寒风只是干冷。

“班长，生堆火烤烤吧。”王俊才问李仁。

“烤烤吧。”

王俊才出去捡干树枝。

日本人肯定发觉高桥朋子的失踪正组织大队人马搜寻，然而为时已晚。李仁边点火边寻思这事，脸上显出胜利者的自信。

柴禾一阵劈啪燃烧得热烈，绛红的火光跃上四张幸福的脸庞。

跪在火堆旁的高桥朋子的脸被火光映得像一朵金菊花。她伸

出冻僵的手凑到火焰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听不懂的日语感叹词，样子很是激动。可以想象此时她的心情单纯得只有渴望温暖。王俊才怔怔地瞅高桥朋子，瞅得高桥朋子很害羞。刘喜子这时从包袱里拿出硬硬的苞米面饼子，先递给了高桥朋子，她接过饼子不住地鞠躬：“谢谢。”

李仁接过喜子递过来的饼子狠狠咬了一口，他抬头望不肯吃饼的高桥朋子，憨憨地问：“咋的？不好吃？”

高桥朋子隔着火焰看着李仁摇摇头，勉强笑笑咬了一小口。

往火堆添柴的王俊才现在开始脱掉靰鞡鞋把里面的草重新蓄好。刘喜子见状说：“王大哥，帮我蓄蓄。”

“你小子就是事多。”王俊才有些不情愿。

刘喜子脱完鞋后对高桥朋子说：“你也脱下来烤烤吧。”

高桥朋子微笑一下同意了。

李仁吃完饼子装上一锅子烟深深吸了一口，王俊才看他吸得舒服，说：“这要是白面那可没治了。”

李仁问高桥朋子：“你知道啥时候送给养？”

“什么给养？”

李仁很失望。

“我什么都不知道。三岛从来不让我知道这些事。”高桥朋子说得很诚恳。

李仁沉默半晌，他往脚底磕了磕烟锅说：“烤完了就眯一觉吧，我去修车，咱们天亮前得赶紧走。”

李仁说罢走出瓜棚，刘喜子随便躺到地上，不一会儿就无声无息睡着了，他的睡相很天真叫人爱怜。

起先王俊才往火堆添柴，后来他看见高桥朋子丝毫没有倦意，明亮诱人的脸上显露着羞怯和惊悸的神色，让王俊才觉得有机可乘。有一种冲动越来越强烈地撞击什么地方，他非常兴奋，站起来抻了抻懒腰，随后对高桥朋子招手：“过来，过来。”